

特別
^21
2782
1



21
2782
16

乾 隆 辛 未 新 鷄

精繪全圖

西湖佳話

會敬堂藏板

門 21
號 2782
卷 1

亭

亭內不之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驚息天

下若海者獨杭出鹵湖何也碧障高而

不亢乘險崿出容清潭波而不濤霖怒

奔之勢且位處于省會之閒出郭不數

或而澄泓一鑑瞭心鬚眉蒼翠數峯圍

我几席舉目便可收兩峯三竺南屏孤

精

昭和十年
二月十六日
購求

月一
岬出奇隨擢即可躋六橋十錦湖心登
卷之勝至欲窮其幽奇則風雅出躋高
隱之真仙羽之玄關名初出精舍火之
震水出涌交閣連雲重樓霞起又竟月
之遊不足盡也所以佳也才子或登高
選句或鼓楫留題者比比而忠貞節烈
奇影潛形者次復不少甚而點染湖山

則又青柳帶翰煙松含宿雨丹桂風飄
芙蓉月浸見者能不目送邱黃鸝枝上
白鶴汀中画舫類移笙歌雜奏聞者奔
不心醉手隨在卽是誣題觸處盡成佳
話故筆不夢而筆法不說而雨自李鄴
侯白香山而後駱心巨卿之品題日廣
山水出色澤日妍西湖得人而顯人心

因鹵湖以傳嗟嗟西湖至今日而佳麗
幾不可問矣以淡粧濃抹之鹵子竟成
蓬首捧心出西子矣狀而也皆為西子
惜余獨為鹵子牽牽古也出美蹟猶存
品蹟尚在則西子之面目自若也但有
其跡而不知其蹟出所以來猶不足為
西子寫生因攷之史傳談集徵諸老師
宿儒取其蹟出最著事之最佳者而紀
出如仙翁之藥爐丹井咏靖出子鶴妻
媒白蘇出文章岳子之忠烈錢鏐出岨
起駱宋之聯吟辨才圓澤濟顛蓮池之
道行小青蘇小出風流俱彰彰於心耳
目者亟為之集焉今而後有慕西子湖
而不得親覩者庶幾披圖一覽即可當

臥遊云爾

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孟春甲寅書于古杭文昌閣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目次

西湖全圖

卷之一

葛嶺仙蹟

卷之二

白堤政蹟

卷之三

六橋牙蹟

卷之四

靈隱詩蹟

西湖佳話

目錄

卷之五

孤山隱蹟

卷之六

西冷韻蹟

卷之七

岳墳忠蹟

卷之八

三台夢蹟

卷之九

南屏醉蹟

卷之十

虎溪笑蹟

卷之十一

斷橋情蹟

卷之十二

錢塘霸蹟

卷之十三

三生石蹟

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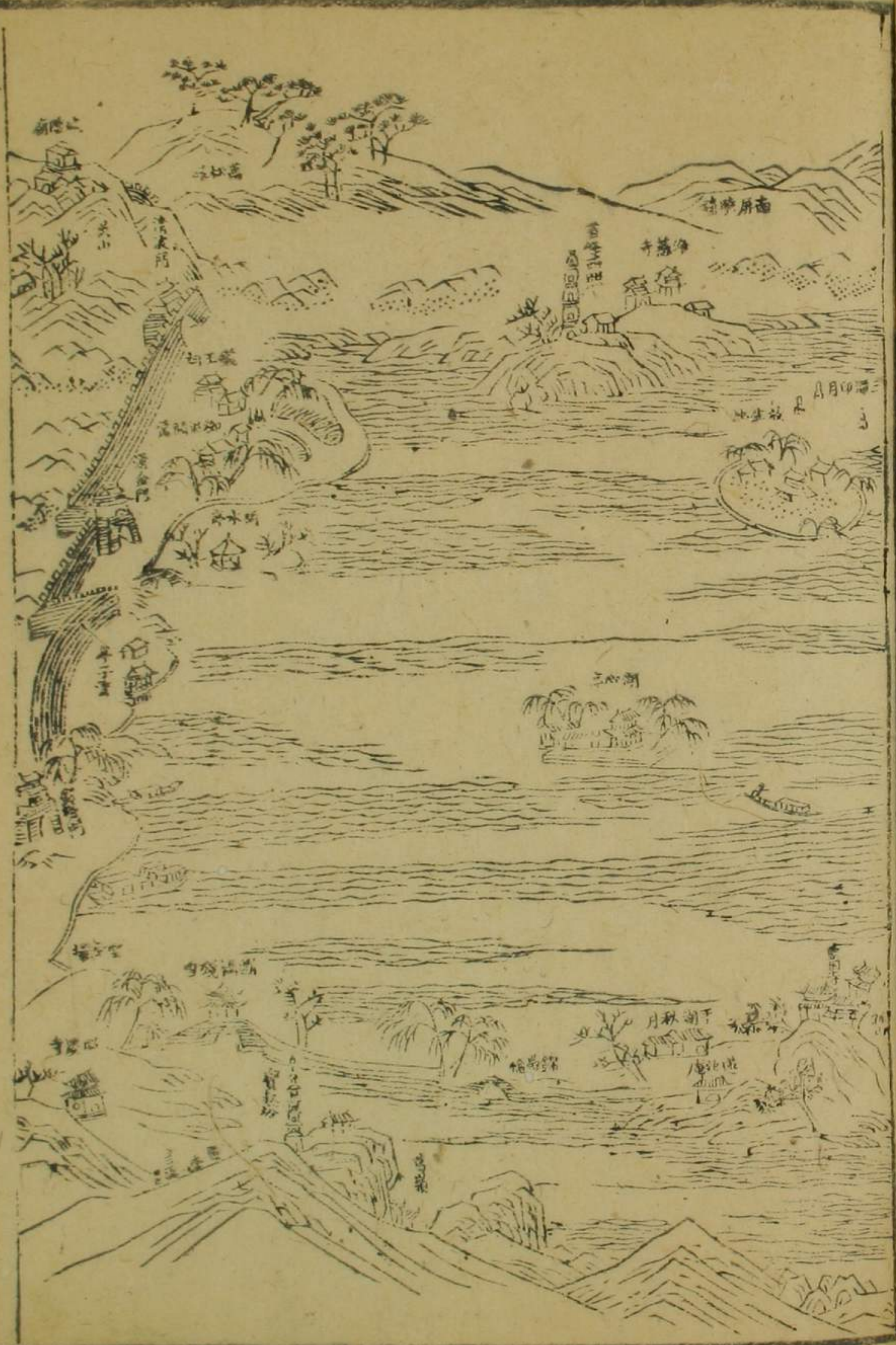
梅嶼恨蹟

卷之十五

雷峯怪蹟

卷之十六

放生善蹟



向蒙

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巡駐蹕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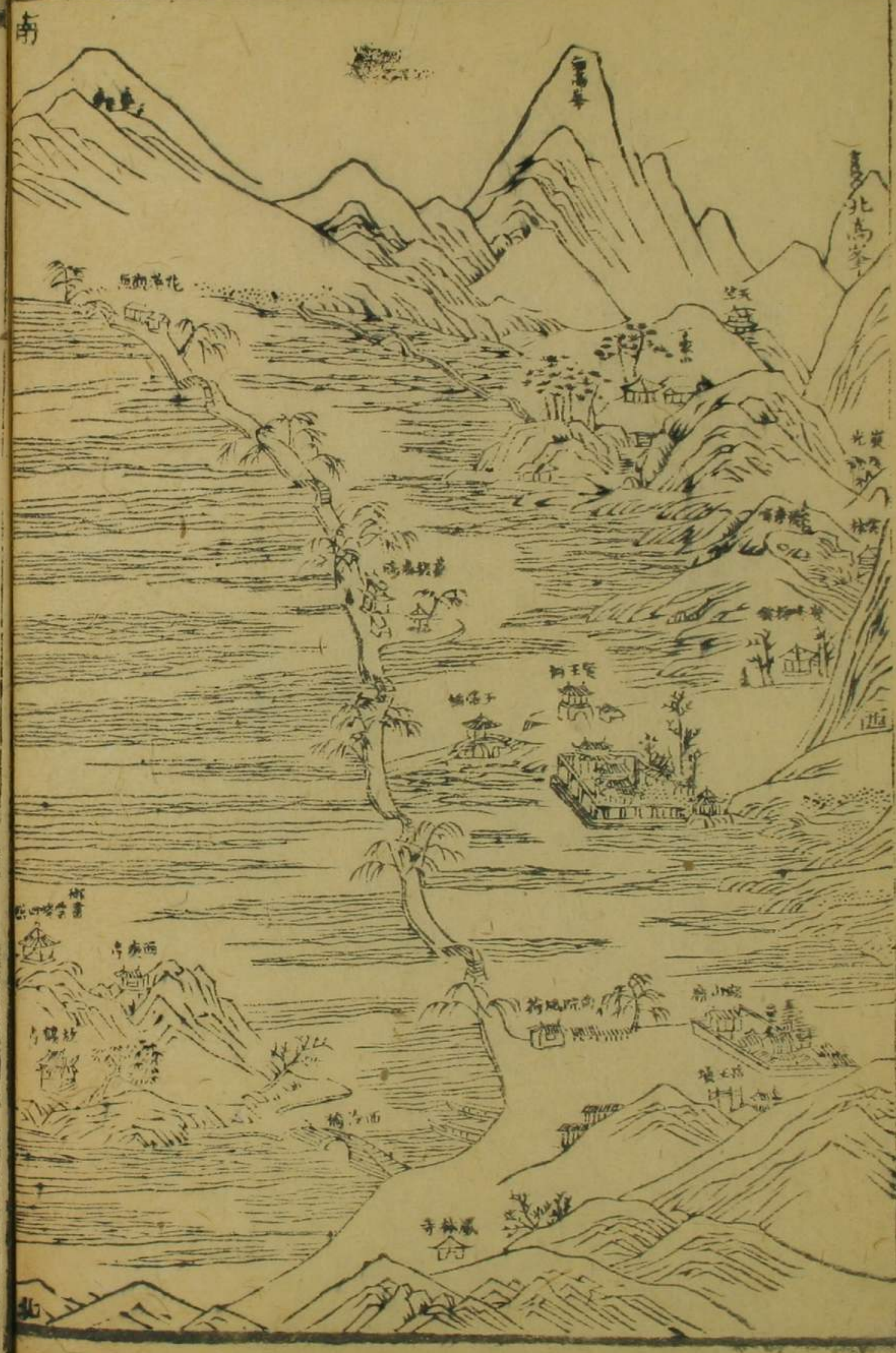
御題十景曰蘓堤春曉南屏晚鐘雷峯夕照平湖秋月雙峯插雲三潭印月花港觀漁柳浪聞鶯曲院風荷釣橋殘雪

睿藻奎光照耀萬古而西湖名勝爰甲于天下

矣

乾隆庚午年仲夏月既望東谷老人偶書

西湖舊稱明聖湖方廣三十里南西北三面環山而會城適障其東水自武林山谿澗接注下有淵泉百道匯而成湖中亘舊堤四曰白沙蘓公趙公揚公新堤一曰金沙跨蘓公堤為外六橋跨楊公堤為裏六橋跨白沙堤為釣橋為錦帶橋跨金沙堤為玉帶橋其間名人之廬仙梵之宮與夫忠臣義士及功過之在民者祠宇相望他如真武宮鐘嶼樓館銜接金碧璀璨倒影如畫蓬萊瀛洲近在人世也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一

古吳墨浪子搜輯

葛嶺仙蹟

西湖環繞皆山也。而山之蜿蜒起伏。可容人之散步。而前
 後觀覽者。則嶺也。嶺之列在南北兩峯。與左右諸山者。皆
 無足稱。縱有可稱。亦不過稱其形勢。稱其隅位而已。並未
 聞有著其姓者。獨保叔塔而西一帶。乃謂之葛嶺。此何說
 也。蓋嘗考之。此嶺在晉時。曾有一異人葛洪。在此嶺上修
 煉成仙。一時人傑地靈。故人之姓。卽冒而爲嶺之姓也。你
 道這葛洪是誰。他號稚川。原是京陵句容人。在三國時從

西海仙詩
左慈學道得九丹金液仙經白日沖舉的仙公葛玄就是他之祖也。仙公昇天之日曾將上清三洞靈寶中盟諸品經籙一通授與弟子鄭思遠囑以吾家門子孫若有可傳者萬勿秘故此葛洪出身原是不凡但父母早亡其家甚貧卻喜他生來的性情恬淡於世間的種種嗜欲皆不深戀獨愛的是讀書向道卻又苦於無書可讀只得到山中去伐些柴薪挑到市上去賣賣了銀錢就買些紙筆回來借人家的書來抄讀且抄且讀不畏寒暑如此十數年竟成了一個大儒有人勸他進兄之學業亦可謂成矣若肯出來求仕便不憂貧賤了葛洪答道讀書爲明理耳豈謂

功名貧賤哉勸者道功名可謝而貧賤難處今兄壯年祇因貧賤尚未授室設非出仕則妻子何來葛洪笑道梁鴻得孟光爲妻未聞出仕卽欲出仕亦自有時何待人求勸者不能答而去葛洪學問既高寄情又遠故於閉居惟杜門卻掃絕不妄交一人有興時但遨遊山水以自適一日在青黛山數株長松之下一塊白石上箕踞而坐靜玩那滿山的蒼翠之色以爲生於山中卻又不緊貼於山以爲浮於山外卻去山遠了則此色又不復有因而感悟道孟夫子所言晬於面盎於背正是此種道理此山之所以稱壽也正在沉吟注想不期此日恰有南海的太守姓鮑名

玄同了許多門客也。到青黛山來遊玩。先在半山亭子上。喫了半晌酒。酒酣之際。各各散步。鮑玄偶攜了一個相士。正遊到葛洪的坐處來。忽見葛洪坐在石上。昂昂藏藏。丰神飄逸。不覺驚訝。因指謂相士道。你看此人體態悠然。自應富貴。何如此青年。且居泉石。相士因定睛看了一看道。這少年富貴固有限。更有一件大過人處。老先生可曾看出。鮑玄道。富貴之外則不知也。相士道。你看他鬚眉秀異。清氣逼人。兩眼灼灼有光。而昂藏矯健。如野鶴。此殆神仙中人。鮑玄聽了。尚不盡信。因走上前對着葛洪拱一拱手道。長兄請了。葛洪正看山到得意之所。低着頭細細理會。忽聽得有人與他拱手。忙回過頭來看時。卻見是一個老先。其模樣只得立起身來。深深打一恭道。晚輩貪看山色。不識台駕到此。失於趨避。不勝有罪。鮑玄見他謙謙有禮。愈加歡喜。因又問道。我看長兄神情英發。當馳騁於仕路中。爲何有閒工夫。尋山問水。做此寂寞之事。葛洪答道。嘗聞賢人君子之涉世。卽居仕路中。吐握風雲。亦宜有山水之雅度。如老先今日是也。何況晚輩。正在貧賤時。去仕路尚遠。落得受用些山川秀氣。以涵養性靈。鮑玄聽了大喜道。長兄不獨形貌超凡。而議論高妙。又迥出乎尋常之外。真高士也。可敬可羨。因而問姓。葛洪道。尚

西漢傳言
不會拜識山斗晚生小子安敢妄通總玄道我學生南海
郡守鮑玄也。過時陳人何足挂齒。葛洪忙又打一恭道。泰
山北斗果是不虛。晚生葛洪孤寒下士。何幸得瞻紫氣。鮑
玄聽了道。這等說是葛兄了。但不知仙鄉何處。葛洪道。祖
藉金陵句容。鮑玄道。聞句容縣三國時有一位白日飛昇
的仙人道號葛孝先者。兄既與之同姓。定知其來歷矣。葛
洪又打一恭道。此卽晚生之祖也。自愧不肖。尚墜落凡胎。
言之實可羞恥。鮑玄聽了。又不覺大喜。因顧謂近祖
孫一氣。吾兄言神仙中人。殆不誣矣。相士笑答道。非予言
不誣。實相理不誣也。非相理不誣。實天地間陰陽之氣不

誣也。葛洪見二人說話有因。因而問故。鮑玄遂將前看他
所論之言。又細細說了一遍。葛洪此時聽了。雖謙謝不遑。
然胸中早已落了一個神仙的影子。在心坎之上。葛洪見
鮑太守賓客紛紛。恐他有正事說罷。遂要辭別。而回。鮑玄
執手不捨。再三問明了。居止之地方。容他別去。正是

謾道知音今古稀。

只須一語便投機。

況乎語語皆如意。

怎不身心一片依。

你道鮑玄爲何這等喜愛葛洪。原來他有一個女兒。名喚
潛光小姐。最所鍾愛。尙未得佳婿。今見葛洪少年瀟灑。出
塵。又有才思。甚是注意到。次日就托相士爲媒。來與葛洪

道達鮑太守之意。葛洪惟以處貧。再三辭謝。當不得鮑太守情意。諄諄遂一言之下。結成了秦晉姻盟。又過不多時。竟和諧了琴瑟之好。夫妻甚是相得。自此鮑玄與葛洪在翁婿之間。便時相過。從原來鮑玄最好的是外丹。并內養之術。因見葛洪出自神仙之裔。便盡將所得的丹術。朝夕與葛洪講究。指望他有些家傳。葛洪因說道。小僧聞修仙一道。要在各人自煉。雖有家學。亦不過是些平常導引之。法。只好保養氣血。爲延年計耳。至於飛昇冲舉之事。想來定須大丹。鮑玄聽了。深以爲然。遂畱心訪求大丹之術。那時是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欲召葛洪補州主簿。以便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葛洪固辭不就。後因東南一帶反了無數山賊。朝廷勅令都督顧秘統領大兵往討之。這顧秘與鮑玄原是舊交。臨行來辭鮑玄。因閒筵款留坐中。命葛洪相陪。顧秘見葛洪器宇軒豁。間出一言頗有深意。度其有才。因問他道。目今東南一帶山賊作亂。相連相結。將有千里。本督奉命往討。不知還該作何方畧。葛兄多才。當有以教我。葛洪道。草野下士。焉知方畧。但思賊本民也。洶洶而起者。不過迫於饑寒。有司不知存恤。復以催科酷虐之。使其不能生。便不畏死。而作亂。實非有爭奪割據之大志。況一時烏合。未知紀律。恩詔并寬恤之令。一下則頃。

刻辭散矣。若欲示威挺而走險，則天下事不可知矣。望老
大人爲天地惜生，爲朝廷惜福。顧秘聽了，不覺喜動顏色。
因對鮑玄道：「令脩稚川兄不獨才高而察覽賊情，直如燃
犀觀火而解散謀猷，竟是仁心義舉。杯酒片言，本督領教
多矣。軍旅危務，本不該煩瀆高賢。但思兵機頗測，倘一時
有變，本督自知魯鈍，恐不能速應。一着稍差，豈不喪師辱
國。意欲暫屈高賢，惟懼其事設有所疑，便於領教。使東南
賴以安靜，或亦仁人所願。望葛兄慨允。葛洪因辭謝道：「芻
蕘上獻，不過備大人之一探。若借此臨戎，小知大受，鮮不
誤事。烏乎敢也。」顧秘道：「一長便可奏效，何況全才本督。」
已決矣。萬望弗辭。隨命軍中取了一道縣尉的勅書，堪了
葛洪名字，并縣尉的衣冠，送上道。暫以此相屈尋常。上請
自別有恩命。葛洪還要推辭。鮑玄因從旁勸說道：「幼而學
壯而行，丈夫之志也。賢脩雖別有高懷，然積功累行，不出
貧寒，則功名二字亦人生所不可少。況知己難逢，今旣蒙
顧老督臺汲汲垂青，實賢壻知己也。何不出而仰佐其成，
功使東南萬姓死而忽生，擾而忽定，豈不於徒抱之仁心
更加一快乎。至於事後之功名存之棄之，則無不可。當合
之際，何必饑而不食，渴而不飲，虛費此耕鑿之功哉。顧秘
聽了大喜道：「鮑老先生之言甚善。葛兄不可不聽。」葛洪見

交相勸勉。知義不可辭。方纔受了勅書。穿了冠帶。先拜謝聖恩。又拜謝主帥。然後入內。拜別岳父岳母。并妻子。竟隨了顧都督。領着三軍而去。正是

莫認丹成便可仙

積功累行實爲先

若徒硬守不爲善

那得丹成上九天

顧督師兵尚未到。東南之界。葛洪早獻計道。賊巢廣遠。難於遍勦。利在招降。固矣。但思招降亦不容易。必使其心又感。又畏。方纔貼服。今欲其感。須用大恩。結之。再欲其畏。必須大威。震之。大恩不過一紙。大威必須百萬。今元帥所擁。有限。何以使其必畏。顧秘道如此。卻將奈何。葛洪道。洪聞

先聲最能動衆。元帥可先發檄文於東南各府州縣。虛檄其每府發兵若干。糧草若干。每州縣發兵若干。糧草若干。某兵就便當守。何險某兵乘勢當攻。何寨獲一。首級當作何賞。破一。營寨當進。何爵。候本督府百萬大兵到日。一同進勦。烈烈轟轟。喧傳四境。卻暗戒各府州縣。不必實具兵馬。但多備旗鼓火炮。虛張殺伐之勢。使賊人聞之。自然驚懼。然後命洪率一旅。宣揚聖恩。沿路招而安之。定自畏威。而感服矣。顧督師稱其妙算。一一依計而行。不數日之間。各府州縣。俱紛紛傳說。大兵到有。旨檄兵進勦。皆設旌旗。火炮。糧草。以爲從勦之用。衆山賊聞知。莫不驚懼。強梁者

尚思擁衆惡險以圖僥倖。柔弱者蚤已悔之。無及。過不得。一兩日。忽又聞得恩詔到了。沿途都寫貼詔書道。

萬物皆自傾。自覆。而天地之栽培不息。凡我黎民。偶以饑寒。而為賊。該者。朕甚憫之。若能悔過。自新。可速納兵。戈於各府州縣。仍各回鄉里安生。便曲赦其罪。蠲免其積欠錢糧。有司不得重徵。再問若果係饑寒。事平後。量加優恤。有能誅獲賊首來獻者。賞千金。封萬戶。若執迷不悟。大兵到日。盡成蓬粉。其無悔。

衆賊見詔書。寫得明明白白。又且懇切。皆大喜道。吾屬有生路矣。遂各入將所執的刀鎗弓箭。盡交納到各府州縣。來竟一哄分頭散去。各府州縣轉取他所納的兵器。擺設在城頭之上。要害之所以為助勦之需。賊首見此光景。無計可施。欲要擁衆。而衆已散了八九。欲要據險。而勢孤力寡。如何能據。只得尋思要走。早有幾個貼身賊將。打聽得有賞千金。封萬戶的詔書。便你思量。生縛了去。請賞我恩。量斬了首級去獻功。你爭我奪。竟將賊首。斫成肉醬。而不可缺矣。賊首既死。而餘黨。便東西逃散。那裏還有踪跡。及頭都督的兵到境上。而東南一帶。已是太平世界。竟無處勞。一兵一將。一矢一炮矣。顧都督大喜道。此皆為縣尉之功也。遂細細的表奏朝廷。請加重賞。朝廷見兵不血刃而

四境掃清甚嘉其功。因賜爵爲關內侯。詔命到日。衆皆稱賀。葛洪獨苦辭道。洪本一書生。蒙元帥提携。得備顧問。卽今山賊之平。非元帥大兵赫赫加臨。誰肯信一言而遽解散耶。此皆元帥虎威所致。元帥乃謙虛不自有。而盡歸功於洪。復蒙聖主賜以上爵。洪自惟草茅下士。何以當此。萬望元帥代爲辭免。顧秘道解散之功。且無論卽大兵之成。亦賢侯檄府縣虛應之所揚也。豈盡在本督賢侯有功而。不受職。朝廷不疑賢侯爲薄名器。則疑賢侯爲矯情辭之。何難然揆之於義。似乎不可。葛洪聽了。甚是躊躇。原來葛洪本念不甚重在功名。惟深注於修煉。平素與鮑玄講究。知修煉以得丹砂爲重。而丹砂惟交此最良。今見辭功名不去。遂轉一念道。洪本書生。不暗朝廷典禮。幾於獲罪。今蒙元帥訓教。辭爵旣於義不可。但士各有志。才各有宜。今洪欲謹辭侯爵。別乞一命。總是朝廷臣子。不識可乎。顧秘道旣有所受。則不爲矯情矣。但不知賢侯欲求何地。葛洪道。乞勾漏一令。平生之願足矣。顧秘道。勾漏下邑也。賢侯何願於此。葛洪道。此洪素志也。望元帥周全。顧秘許諾。果爲他婉婉轉轉上了一本。不日倒下旨來道。旣奏大功。勾漏一令。何足以償。旣稱其有素志。着卽赴任。侯爵雖不拜。可掛爲虛銜。以示朝廷優待功臣之典。

葛洪拜謝了聖恩。又拜辭了顧都督。方纔奉旨回家。別岳翁鮑玄。將願乞勾漏令。要求丹砂之事。細細說明。鮑玄大喜。不久別了岳翁。携了妻子。潛領小姐。上任而去。正是

一官遠走天涯

名不高來刺不加

若問何求并何願

誰知素志在丹砂

果然勾漏是一小縣。葛洪到任。卽薄賦減刑。寬徭息訟。不消兩月。治得一清如水。真是民無凍餒。官有餘閒。故葛洪在衙無事。聞知羅浮名勝。遂常常去遊覽。欲以山水之理去參悟那性命之學。見那山水到了春夏之時。則草木榮茂。到了秋冬之際。則草木衰落。因悟道此。豈山水有盛衰。

蓋氣數盛衰也。偶到梅花盛開之時。見開者開。落者落。

因又悟道此。亦非梅有開落。亦氣有盛衰。故梅當其盛而開。緣其衰而落也。因而自悟道。萬物皆在氣中。豈人獨能出於氣外。少壯者受生之氣正盛也。老耄者受生之氣已竭矣。若欲長生。必須令此氣常壯。不至於衰竭。則可也。此丹經所以貴乎養氣也。由是朝夕之間。惟以養氣爲事。初惟靜養。繼用調息。繼而閉其口。使氣惟從鼻息中出納。繼而長收短放。繼而吐故納新。又直收入丹田。繼而直貫至尾間。文直貫至夾脊。漸漸有個貫頂之意。行之既久。只覺滿復中的精神充足。滿身上的氣血流通。十分快活。因暗

想道。吾自身中原有大樂。反不去料理。爲何轉在塵世中。戀此雞肋。此時在勾漏作令已滿了。三載因而解了印綬。納於上司。竟告病謝事而去。不日到了故鄉。拜見鮑玄道。小僮爲吏三年。真是兩袖清風。惟有丹砂一篋。奉上泰山。聊以佐外丹之一用。鮑玄笑受道得此。則黃白有種。無藉於世矣。自此之後。翁婿二人杜門不出。不是養氣。就是煉丹。不數月之間。外丹已成。不但資生。兼之濟世。然後細細一思。却於性命無益。故葛洪全不在意。雖不在意。而葛洪修煉之名。早已傳播四方。有一個淮南王劉安。原是漢朝子孫。朝代雖更。他卻保全未失。他爲人最好的。是修煉外

丹。只因未得真訣。往往爲之而不就。他心不能死。倘若有的訪求高人異士。今聞得葛洪之名。遂着人用厚聘再三來敦請。一會葛洪初辭了一兩遍。後見他殷殷不倦。轉感他仰慕之誠。竟慨然而往。及到了相見。淮南王加禮優待。欲求他修煉之術。葛洪道。修煉雖爐火之功。然其成敗。實關天地之造化。并賴鬼神之護持。大王若存濟人利物之心。則天地自然不吝鬼神。自然樂從而鉛汞通靈矣。倘妄想齊山私圖高斗。誠恐九轉之功。必不能滿也。淮南王聽了。不勝大喜。道賢矣之論。金玉也。安何敢私。但欲參明至理耳。尚蒙仙術。僥倖成丹。請悉以代民間租賦。葛洪聽了。

因力贊道大王仁心仁政。天地鬼神實與聞之。洪雖薄德。何敢不於爐鼎之間。少効一臂。二人說得投機。彼此大悅。遂選吉擇地。起立爐竈。安鉛置汞。加以丹砂。盡心修煉。到了七七四十九日。如是者。九轉大丹乃成。淮南王啓爐。果得黃金三萬兩。不負前言。悉以代淮南一郡租賦之半。深感葛洪之傳。敬之不啻神明。然葛洪靜思暗想。以爲終日碌碌爲人。而自家性命。何時結果。必須棄家避世。遠遯而去。擇一善地。細細參求。方能有成。算計定了。此時身邊黃白之資。自有不憂。路費遂暗。的改換了道裝。隱起葛洪名姓。別號抱樸子。止帶了一個能事。即老僕飄然而去。又恐近處人易踪跡。遂順着長江一路。直至京口。由京口轉至丹陽。又由丹陽至常蕪。常蕪非無名勝之地。可以潛身。然山水淺促。故葛洪舍之而去。直至臨安。見兩峯與西湖之秀美。甲於天下。方大喜道。此地可吾居矣。因而遍遊湖山。以擇善地。南屏嫌其太露。靈隱疑其偏枯。孤山厭其淺隘。石屋曾其深沉。皆不稱意。一日。經赤霞山之西而行。忽見一嶺。宛暎而前。忽又迴環後盼。嶺左朝吞旭日。嶺右夜納歸蟾。嶺下結茅。可以潛居。嶺頭設石。可以靜坐。有泉可汲。有鳥可安。最妙是遊人攘攘。而此地過而不留。尤妙在笙歌沸沸。而此中安然。瑞靜。葛洪看了。不覺大喜道。此

吾居也因出金構地結廬以處遂安爐設鼎先點外丹爲
資身之計然後日坐嶺頭觀天地之化機以參悟那內丹
之理一日有感因而題爲一首道

縱心參至道

天地大丹臺

氣逐白雲出

火從紅日來

真修在不息

虛結是靈胎

九轉還千轉

嬰兒胎出懷

葛洪悟後因時時參想道天地所以不老者先天之氣至
足也人是後天父母氣血所生故有壯有老不能持久縱
能於天地之氣吐吞收放亦不過稍稍延年斷不能使受
傷之後天重返不息之先天再又參想道若果不能則神

仙一道盡屬荒唐矣他人且無論自吾祖仙公仙踪仙術
歷歷可徵豈亦荒唐耶由此想來必竟後天之中仍有開
闢先天之路故丹經論至精微有曰父母有曰戊己有曰
懷胎有曰調養有曰產嬰兒有曰出元神此必有說斷非
無故而妄立名色以炫世人之耳目且丹經又有曰三九
郎君二八姹女又有曰黃婆不知者盡指爲採戰之事試
思採戰淫慾豈有得道仙人而肯著之爲經耶此中定別
具妙理而人未及參明耳若果採戰縱有神術亦屬後天
何關性命況且溫柔鄉多半是黃泉路原來葛洪自在勾
漏得了養氣調息之術有些效驗便日日行之這一日正

西遊傳
坐在嶺頭。初陽臺上。吐納東方的朝氣。忽想起丹經上有
兩句。要言道。爐內若無真種子。猶如水火煉空鑽。因又參
想道。據此二言。則調養不足。重而真種子。乃爲貴也。但不
知真種子。卻是何物。若要認做藥物。丹經又有言。竹破還
將竹補。宜抱鷄須用卵。爲之。由此看來。自是人身之物。但
人身俱是後天。那裏做得種子。因而坐臥行動。凝思注想。
無一刻不參真種子。再也參不透。忽有一道人。古貌蒼髯。
來訪葛洪。欲暫借一宿。葛洪看那人體態。大有道氣。便延
之上坐。請教道長何來。那人道。來與汝說真種子。葛洪聞
言。便下拜道。願吾師指教。那道人便一手扯起葛洪道。世

兄請起。吾乃汝祖弟子。鄭思遠也。特來傳汝祖秘術於兄。
遂將昔日葛玄神仙妙旨。一一傳授而去。葛洪恍然大悟。
道原來丹經所喻。皆係微言。實暗暗相通。所云三九郎君。
卽父也。二八姪女。卽母也。所云戊巳黃婆。卽父母交媾之
媒也。父母之交媾。卽父母先天之陰陽二氣相感相觸。而
交結於眉目間。而成黍珠也。此黍珠。吸而吞之。卽吾後天
中之真種子也。父母交媾。卽戰也。吾吞納。卽採也。採而溫
養之。卽水火之煉也。修煉得法。而種子始成。胎也。時足胎
成。而嬰兒始產也。嬰兒既產。則元神始出也。元神出。然後
化腐爲神。而尸可解也。葛洪自得鄭思遠之指點。此理既

明心無所惑。遂出囊中黃白。叫老僕去一一治辦。又廣結其廬。深深密密。好潛藏修煉。不與人知。正是

茫然容易偏難識

得竅雖難亦易行

藥餌金丹皆備矣

大丹可患不能成

藥物既備之後。葛洪便閉戶垂簾。據鼎爐而坐。抽添得鼎爐內水火。溫溫煖煖。以待先天種子之來。而戊巳黃婆。則日引着明眸皓齒的三九郎君。與綠鬢朱顏的二八姘女。時時調笑。於葛洪鼎爐之前。雖五賊爲累。這處不能卽馴也。參差了數遍。然陰陽之交媾。你貪我愛。出自天然。鉛汞之調和。此投彼合。不須人力。況有黃婆。矻矻引忽。一時

金童玉女。眉目間。蚤隱隱約約。浮出一粒黍珠。現紫光明色。葛洪急開簾審視。認得是父母的先天種子。忙一吸而採入爐中。再抽添火候。牢牢固守工夫。不敢少息。過了些時。復中漸覺有異。知已得了真種子。不須更煩藥物。遂將所求一概遣去。惟存心於調攝溫養。毫忽不敢怠惰。果是道系真訣。修合玄機。胸中種子。結就靈胎。早日異而月不同。到了十月滿足。忽有知有覺。產一嬰兒。在丹田內作元神。可以隨心稱意。出入變化無窮矣。葛洪到此。素心已遂。道念愈堅。因拜謝了天地祖先。立發誓願。濟世不欲復在世緣中擾擾。因遣老僕還鄉。轉信。使家人絕望。自卻顛顛。

狂狂在西湖上遊。雖雖輔光欽。不靈神仙踪跡。然朝遊三竺。暮宿兩峰。白日不食。也不叢。冬日無衣。也不寒。入水不濡。入火不燃。舉止行藏。自與凡人迥異。遂爲人所驚疑。而羨慕矣。一日有一貴者。邀洪共飯。時賓客滿座。內忽一定戲。洪口語令祖。孝先公仙術奇幻。能吐飯。變蜂。白蜂。如果有其事。而先生亦善此術否。葛洪道。飯白飯。蜂白蜂。如何可變先祖之事。或真或妄。予亦不知。但尊客既談及此。或蜂飯之機緣。有。觸。而不可。不如尊客之命。一而。一。面。即將口中所嚼之飯。對着客面一噴。客只道是飯。忙低面。避之。那裏是飯。竟是一陣大蜂。亂撲其面。而。其。指。噓。之。毒。客急舉衣袖拂之。那裏拂得他開。左邊拂得去。右邊又叮來了。右邊拂得去。左邊又叮來了。客被叮不過。慌了手脚。只得大叫道。先生。饒我罷。某知罪矣。葛洪笑道。此飯豈僞叮人。尊客欲觀。故戲爲之耳。既如此。害怕何。不仍飽予腹內。將箸招之。那一阵大蜂。早飛入口中。原還爲飯矣。滿座賓客見之。無不絕倒。遂傳播其仙家幻術之妙。至錢唐縣尉亦聞其名。特設席於錢塘江口。請葛洪觀潮。正對飲時。忽風潮大作。一派銀山雪浪。自海門洶湧而來。觀潮之人。盡遠遠的退奔高岸。縣尉亦要避去。葛洪笑留之道。特來觀潮。潮至而不觀。尋常。去。則此來。不幾虛度乎。縣

尉道。非不欲觀。移高臺以望其衝激耳。侍衛之人。恐其有失。遂不顧葛洪。竟築臺避於高岸之上。獨刺葛洪一人。據席大飲。頃刻而盡。葛洪舉杯向之。稱其妙道。不爲怪。真是仙家妙用。不可測度。那潮頭有三丈餘高。卻也奇怪。到了葛洪面前。宛若有物阻隔。任的一般。竟自分流而過。獨他坐處。毫無點水潤濕。觀者莫不稱其異哉。一日有客從葛洪西湖泛舟。見洪有符數紙。在于案上。客曰。此符之驗。可得見否。葛洪道。何難。卽取一符。投之水中。順水而下。洪曰。何如。客笑道。常人投之。亦能下流。洪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洪曰。何如。客又笑道。西湖之水平。畧遇上水微風。則逆上亦易事耳。洪又復取一符。投之。這符卻便作怪。也不上。也不下。只在水中團團旋轉。但見那上流之符。忽然下去。下流之符。忽然上來。三符聚做一塊。便不動了。葛洪隨卽收之。客方笑謝道。果然奇異。忽一日。葛洪在段橋閒走。見一漁翁。自言自語道。看他活活一尾魚。其在段橋閒走。見一漁翁。自言自語道。看他活活一尾魚。如何。一會兒便死了。只得賤賣些。自有個售主。葛洪聞言。笑道。你旣肯賤。我欲煩此魚。到河伯處。一往買你的放生。罷漁翁大笑道。此真買乾魚放生的了。果能活之。任憑放去。斷不要錢。洪遂於袖中取符一道。納魚口中。投之水內。踴躍鼓鱗而去。觀者無不稱奇。又一年。錢唐大旱。萬姓張

惶也有道士設壇求雨。也有兒童行龍求雨。百計苦求。並無半點。葛洪看此光景。不覺動念。因安慰衆人道。莫要慌。吾爲汝等求之。因在葛嶺丹井中取水。吸了一口。立在初陽臺上。望着四面一噴。不多時。早陰雲密布。下了一場大雨。四野霑足。一日見一窮漢。日以挑水爲生者。因汲水。候落錢百十文於井中。無法可得。惟望井而泣。葛洪道。癡漢子。何必泣。我能爲汝取出。遂於井上大呼。錢出來。錢出來。只見那錢一一都從井上飛將出來。一個也不少。其人拜謝而去。又一年瘟疫盛行。葛洪不忍人染此疾。遂書符投於各井中。令人飲水。則瘟疫自解。又一人爲錢糧逼迫。要賣妻子。其妻情急。竟往西湖投水。葛洪見了。止他道。不必短見。我完全你夫婦罷。一松亭內。一塊大青石下。有賊藏銀一包。在彼可與汝丈夫往取之。完糧之外。還可作本錢度日。其夫往取。果得之。感謝不盡。嘗有客來謁葛洪。洪與客同坐在堂門外。又有客繼至。復有一洪親迎。與之俱入。而座上洪仍與前來之客談笑。未嘗離席動身。此乃葛洪出神妙用。每遇天寒客至。洪便道。貧居泛火。奈何。因而口中吐出熱氣來。滿座皆煖。盛夏客到。洪又道。哇。若熱。奈何。因而口中嘯出冷氣來。一室皆涼。或有請洪赴席。洪意不欲往。無奈請者再三勉強。洪不得已而隨去。行不上數

百步。忽言腹痛。卸時對地。須臾已死。請者驚慌。忙舉洪頭。頭已斷。再舉四肢。四肢皆斷。仰目鼻爛。蟲生。不可復近。請者急走報洪家。卻見洪早已坐在堂上。請者亦不敢有言。復走向洪死所視之。已無洪屍矣。神異如此。人人皆道他是仙公再世。每以仙術濟人。其功種種也。稱述不盡。但在湖上遨遊。既久。人皆知他是個神仙。日逐被人煩擾。不欲更語。因振衣拂袖。返於故鄉。此時鮑玄并妻子滂光俱已去世。物是人非。不勝感嘆。因訪遺族子孫。以爲棲止。曾著抱樸子內外篇醫書金匱方百卷。肘後方四卷。流傳於世。既而仙機時露。復爲人踪跡。甚繁。心每厭之。遂獨居一室。

其年八十四歲。坐至日終。香氣滿屋。不言不動。兀然如睡。家人驚視之。已尸解而去矣。及視其顏色。雖死如生。再撫摩其體。卻柔軟不糜。至後舉只人棺。輕如無物。方知仙家與世人迥異。後朝代屢更。有人登葛嶺。憑弔之。尙若仙人之遺風不散。故地借人靈。垂之不朽。至今稱爲葛嶺焉。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二

古吳墨浪子搜輯



白堤政蹟

古詞有云景物因人成勝槩。西湖山水之秀美。雖自天生。然補鑿之功。卻也虧人力。這西湖風景。莫說久遠者。不知作何形狀。就是到了唐時。杭州一帶地方。還都是沮洳斤鹵之所。居民稀稀疎疎。不能生聚。何況山水。直到唐玄宗時。李泌來爲刺史。畱心政事。方察出民之凋敝。皆山水泉。鹹苦之故。因自到西湖之上。親嘗那西湖之水。見其恬淡。可以養生。便思量要引入城中。以救那鹹苦之害。却無計。

決鑿。因再三審視。方又察出。西湖之水。原有泉眼數寸。暗行地中。必鑿井相通。將湖水引入城中。令居民食淡。方遂其生。因不惜一時之財。分用民夫。在郡城中開鑿了六個大井。你道是那六個井。

相國井

西井一名曰化成井

金牛池

白龜池

方井

小方井

自六井鑿通之後。果然水泉清淡。萬姓不受鹹苦之害。遂致生聚漸繁。居民日富。凋敝人情。轉變作繁華境界。卻還無人料理。到西湖上去。不意李泌去任之後。後官只管催科。並不問及民間疾苦。日積月累。遂致六井依然湮塞。民間

問。又飲鹹苦之水。生聚仍復蕭條。那西湖冷淡。是不須說了。直到真元中。杭州又來子一箇。大有聲名的賢刺史。方纔復修李鄴侯的舊蹟。重洗刷出西湖的新面目。來爲東南勝境。你道這賢刺史是誰。就是太原白樂天。名居易。樂天生來聰慧。過人才華蓋世。有人從海上來。見了他些奇踪異跡。相傳於人。故人盡道他是神仙轉世。唐時以詩取士。有一位前輩老先生。叫做顧況。大有才名。當時名士俱推重他。爲詩文宗。王凡做的詩文。都要送來。請教于他。以定高下。這顧況的眼睛。又高看了這些詩文。皆不中意。絕無稱賞。若經他看了一遍。再看一遍。便要算做上等的了。

西海集詩
故人送詩到他門首。都躡足而不敢進。因相傳顧況之門。爲鐵門關。金鎖匙難得開。可讓人入去。此時白樂天年還未冠。聞知顧況之名。也不管好歹。竟携了一卷詩。親送到門前。叫門上人傳將入去。顧家門上人是傳送慣的。了一面接了詩。一面就說道。相公請回候。老爺看過了。再來討信罷。白樂天道。不消得煩。你送人我在此候。只怕老爺就要請我相見。門上人見他年紀小。說大話不好。捨白他。只笑了一笑。便傳將入去。此時顧況坐在書房裏。正對着幾卷套頭詩。看厭了。推在半邊。喫茶消遣。忽又見門上人送進這卷詩來。他卻又接在手中。原來這顧況本意原甚愛才。不是輕薄。只因送來這些詩。不是陳腐。就是抄襲。若新新奇。便粧妖作怪。無一首看得上眼。故露出許多高傲之態。爲人畏懼。然他本心卻恐怕失了真才。故送進詩來。他又接在手中。先看了詩卷面上寫着太原白居易詩稿七字。竟無一謙遜之詞。又不致求教之意。又見他名字叫做白居易。因大笑道。他名居易。只恐長安米價大貴。居之也還不易說。便說笑便笑。詩卻恐怕失了佳句。因展開一看。纔看得第一首。便覺是自出手眼。絕不與人雷同。再看第二首。更覺淡雅。中有些滋味。不禁那些嬉笑之容。早已收斂。再信手揭開中間一看。忽看見一首咏芳草的道。

離離原上草

春風時又生

又送王孫去

一宿一枯榮

遠芳侵古道

萋萋滿別情

野火燒不盡

晴翠接荒城

顧況讀完便忍不住將案一拍大吡道此詩拓陶韋之氣吐杜李之鋒好佳作也因問門上人道這白相公既送詩來爲何不請他入坐卻放他去了門上人道小的不知好反到肯放他去他卻不肯去還立在門外等老爺相請哩顧況道如此還好快去相請門上人一面出去請他就立起身也隨後踱了出來相接二人相見了甚是歡然顧況因說道我只道斯文絕矣不志吾子還爲天壤間留此種

子何其幸也遂邀白樂天到書房裏去置之上座待以貴賓之禮杯酒之間細論古今竟成了莫逆之交當時有人戲題兩句道

顧才子掣開金鎖匙

白樂天撞破鐵門關

自此之後白樂天詩名遠播長慶中就登了拔萃的進士年紀只得二十七歲唐時凡登進士第的都在曲江飲聞喜宴宴罷便都到慈恩寺雁塔下題名他時有爲將相者就以硃塗其名上以爲榮且各各題詩紀事樂天所題之詩有兩句道

慈恩塔下題名處

十九人中最少年

樂天因詩才有名。又兼年少。故召入翰林為學士。隨遷了左拾遺。每每奏對班中論事。鯁直不肯少屈。天子變色。謂宰相李絳道：白居易朕所拔擢也。怎敢直言放肆如此。朕豈能堪。李絳忙跪奏道：言路大開。乃朝廷之盛事。白居易敢於直言者。正所以報陛下拔擢之恩也。望陛下以發揚盛德。天子聞言大悅。待居易如初。後又因論事。怒廷臣怪其出位多言。遂貶至江州司馬。久之穆宗即位。聞其才名。又召入翰林。以知制誥。但天子性好遊畋。出入無度。白居易耐不住。又做了一篇續虞人箴獻於天子。以寓規諷。天子見了。不勝大怒。是時宰相無力。没人解救。遂

謫遷為杭州刺史。樂天聞報。畧無愠色。因說道：我白居易既蒙拔擢。做一日之官。自當盡一日之職。立朝則盡言。得失守邦。則撫字萬民。總是一般。何分內外。况聞杭州有山有水。足娛我性情。有何不可。便就在東都收拾行李。帶領家眷。同赴杭州之任。正是

非關有意逐賢人 豈是私心作遠臣
多分西湖山與水 催他來點十分春

白樂天不日到了杭州。上了刺史之任。一完了許多酬應的公務。即遍訪民間疾苦。方曉得李鄴侯開的這六井。歲久年深。無人料理。依然湮塞。居民仍苦鹹水。生聚又復蕭

西湖傳言
條樂天訪察明白。因又急發人丁重修六井。不日功成。百姓感激不盡。又訪察得下塘一帶之田。千有餘頃。皆賴西湖之水。以爲灌溉。近因湖堤倒塌。蓄泄無時。難以救濟。往往至於荒旱。樂天因又築起湖堤。比舊堤更高數尺。以便多蓄湖水。放水口上。又恐水高。易於泄去。又設立水閘。以爲啟閉。自築堤立閘之後。蓄水有餘。泄水不竭。故下塘一帶百姓。竟無荒旱之苦。又感激不盡。樂天因行了這幾件德政。見民間漸漸有富庶之風。與前大不相同。他也滿心歡喜。便於政事之暇。日日到西湖上來遊覽。見南山一帶樹色蒼蒼。列着十數里的翠屏。甚是豁人的心眼。又見湧金清波一帶的城郭。立於東。又見保叔塔。和仙嶺樓。霞鳥石北高峰。統於西北。南高峰。南屏山。鳳凰山。繞於西南。竟將明聖一湖。包裹在內。宛如團團的一面大水鏡。但恨水濶烟深。舉動要舟。不便散步。又見孤山一點。宛在水中。而西冷一帶。盡是松筠。往來必須車馬。因而動了一片山水之興。遂從那斷橋起。又築了一條長堤。直接着孤山。竟將一個湖。分作裏外兩湖。又在長堤上。種了無數的桃李。垂楊。到春來開放之時。紅紅綠綠。綿纏數里。竟像一條錦帶。引得那些城裏城外之人。或携樽。或品竹。彈絲。都到堤上來遊賞。來來往往。就如蟻一般。再沒個斷絕之時。初

遊是本郡遊人既而又添了外邑漸漸引動四方過不多時竟天下聞西湖之名矣樂天既做一個西湖上的山水主人就有那好事的道這裏可憇憇足力就添蓋了一間亭子又有的道這裏可以眺望遠山就增造了一座樓臺由是好佛的檢幽靜處起建寺宇好仙的擇名勝地創立宮觀好義的爲忠孝立廟好名的爲賢哲興祠西湖勝地無不爲人占去至於酒樓茶館冷靜處也隔不得三家五家酒帘高掛若到熱鬧處竟比屋皆是酒罈初還只在西湖上粧點既而北邊直粧點到靈應天竺南邊直粧點到浮慈萬松嶺竟將一個西湖團團粧點成花錦世界後來這條堤因是白樂天所築遂叫做白公堤樂天見此光景也十分得意因賦詩自表道

望海樓臺照曙霞

護江汀畔踏晴沙

濤聲夜入五胥廟

柳色春藏蘇小家

紅袖織綾誇柿蒂

青旗沽酒趁梨花

誰開湖寺西南路

草綠裙腰一道斜

自此之後百姓感白樂天事事爲杭州盡心修治皆心悅誠服巴不得他在湖上受用他政事一完也便到各名勝的所在遊賞題詩若烟霞石屋南北兩峯冷泉亭雷峯塔以及城中虛白堂因岩亭望筌亭凡有一景可觀無不留

題以增其勝。槩只恨沒一個同調的詩友。與之相唱和。忽
一日聞得他一個詩酒知心的好友。叫做元微之。也除授
到浙東做觀察使。雖有一江之隔。爲官守所繫。不能往來。
然同在數百里內。消息可以相通。滿心歡喜。但不知何時
方能到任。因差人去打聽。又暗想道。我與微之二人。皆以
詩酒山水爲性命。前見我遷了杭州刺史。又見我說身臨
明聖之邦。有西湖山水之樂。他甚是氣我。不過今日他自
經歷到禹穴蘭亭。并山陰道上。他豈不誇張其美也。要來
氣我。諒西湖名甲天下。對得他過。須要打點回他方妙。果
遲不得數日。到任後。有一和尚叫做賀上人。自浙東回杭。
替元微之帶了一封書來。忙忙折開看時。却無一句寒暄
之語。惟有一首七言律詩。誇獎他州城之美。并他爲官得
勝地之樂道。

州城迥遠拂雲堦

鏡水稽山滿眼來

四面常時對屏障

一家終日在樓臺

星河似向簷前落

鼓角驚從地底回

我是玉皇香案吏

謫居猶得住蓬萊

樂天看了。知他是來爭氣。因笑一笑道。他這爭氣。我偏要
貶駁他一番。看他何詞以對。因而也不敘寒暄。但這題詩
一首。差人送去。元微之得了書。折開一看。也只一詩。因讀

賀上人回得報書

大誇州宅似仙居

厭看馮翼飛沙久

喜見蘭亭烟景初

日出旌旗生氣色

月明樓閣在虛無

知君暗歎江南郡

除却餘杭總不如

元微之見了知是樂天戲他。故相貶駁。因和韻答他一首。仍自誇張却隱寓貶駁杭州之意。又差人寄復樂天。樂天開看其詩道。

仙都難畫亦難書

宦任登臨不啻居

繞廓烟嵐新雨後

滿山樓閣上燈初

八聲瓊動千門開

湖色宵涵萬象虛

為問西州羅剎岸

濤頭冲突近何如

原來錢塘江未經築岸之時。那潮頭起時。直高數十丈。拍天一般的湧將上來。就如千軍萬馬奔騰。也不是這般洶湧。所以元微之做入詩中。以來取笑樂天看了。因笑道。微之此詩要來笑我。我却笑差了。錢塘江潮如雪山銀障。乃天下奇觀也。便是漢時牧乘所賦的八月廣陵濤。何等稱雄。也比不得我錢塘潮之萬一。微之為何。反以羅剎來貶駁。由此看來。我杭州的好處。他尚未盡知。若不說明。豈不埋沒了。因又做詩一首。寄與元微之道。

君聞西州城下事

醉中疊紙為君書

歎空石面標羅刹

壓捺湖頭敵子胥

神鬼會鞭猶木動

波濤雖打欲何如

誰知太守心相似

抵滯堅頑兩有餘

元微之看了這首詩細細辨明羅刹二字是稱美錢塘江的徽號不是貶他之說方自知笑差了做聲不得復因公事到杭州因而一遊方知西湖之美實實及他不來方纔心服不敢再爭正是

柳簇花攢紅袖新

山搖水曳翠眉生

何須着屐東西覓

日出湖中到美人

樂天因山山水水日對着西湖這樣的美人又詩詩酒酒時題出自家這般的才子一片尤滯之魂那裡還按納得定遂不禁稍稍寄情於聲色身邊早蓄了兩個姬妾一個叫做樊素一個叫做小蠻樊素善於清謳每歌一聲而齒牙鬆脆不啻新鶯小蠻善於飛舞每舞一回而腰肢擺折勝似遊龍故樂天愛之特甚引侍不離因有詩二句贈他兩人道

櫻桃樊素口

楊柳小蠻腰

要知櫻桃口不是單贊其口贊其口能歌也楊柳腰也不是獨美其腰美其腰善舞耳故後人又有詩駁其櫻桃口

贊之不盡道

吐去新鶯穿齒滑

吞來石上滾明珠

朱唇一起嬌無那

細想櫻桃怎得如

人有詩駁楊柳腰道

衫袖翩翩總不消

細看妙盡在纖腰

輕輕款款尋思去

轉覺粗疎是柳條

樂天既有了兩個絕色的姬妾在旁。便日日帶他到湖山深處。或是蓮藕灣頭。或是風前歌一曲。或是月下舞一回。又自作詩以紀其事。所稱山水之樂。詩酒與風流之福。十分中實實也享了八九。却又逢着唐朝的洪綱甚寬。凡是

官府到任。宴會飲酒。俱有官妓承應。或是出郊迎接。或是騎馬相隨。皆習以爲平常之事。恬不爲怪。樂天因管妓中沒有出色的女子。又因有樊素小蠻。足以娛情。故不甚去追求官妓。忽一日見了一官妓。叫做商玲瓏。生得姿容鮮媚。甚是可人。又且琴棋技藝。種種皆可應酬。故此樂天亦甚鍾愛。每每喚他來承應。一日與他對雪飲酒。正飲到酣暢之際。忽元微之差人來寄書問候。樂天看了書。因大笑對商玲瓏說道。元相公一向要以浙東形勝與俺杭州的西湖比較。只就山水論之。已比較不過。今番又有你在此賞雪對飲。又添了一段風流佳話。只怕元相公一發比我

不過了。待我再題詩一首。取笑他一番。因練着酒興。又題詩寄元微之道。

可憐風景浙東西

先數餘杭次會稽

禹廟未勝天竺寺

錢湖不羨若耶溪

擺塵野鶴春毛煖

拍水沙鷗濕翅低

更對雪樓君愛否

紅欄碧甃點銀泥

元微之得了這首詩。已自知爭他不過。便自心服。但因雪樓君愛之句。訪問出商玲瓏之美。不勝羨慕。垂涎遂寫書與樂天。并送許多金幣與商。又邀他去相見。一面樂天因是好友。推辭不得。只得着人送去。微之一見大悅。遂

留在浙東盤桓了數月。方纔送還完了。一案正是

山水既然輸服矣

為何官妓又來爭

須知才色原相近

才盡焉能色不生

此時樂天雖然縱情詩酒。却於政事未嘗少廢。但粧點的西湖風景。天下聞名。到了三年。任滿朝廷。知他政績。遂仍召回京。做秘書監。樂天聞報。喜少愁多。又不敢違旨。只得要別杭州而去。因思想道。我在西湖之上。朝花夕月。冬雪夏風。儘儘的受用了三載。今聞我去。你看山色依依。尙如不捨。鳥聲戀戀。宛若留人。我既在此。做了一場刺史。又薄薄負些財名。今奉旨內轉。便突然而去。豈不令山水笑我。

無情因叫人快備一盛席親到湖堤上來祭奠山水花柳之神聊申我白樂天謝別之敬以西湖之緣祭奠畢遂與商玲瓏一班名妓縱懷暢飲直飲得爛醉如泥仍題詩道。

征途行色慘風塵

祖帳離聲咽管弦

翠黛不須留五馬

皇恩只許任三年

絲藤陰下鋪歌席

紅藕花中泊妓船

處處回頭盡堪戀

就中難別是湖邊

題罷方纔歸去到了臨行這日合城百姓感他三年恩惠若大若小皆來擁着馬頭相送樂天因笑謝道我在此為

官三年並無好處遂信口念出兩句道

惟留一湖水

與汝救荒年

須臾衆百姓散去樂天方得長行但一路上又無病痛又無愁煩只是不言不語胸懷不樂朝夕間連酒也不飲詩也懶做衆隨行的親友見他如此不知何故只得盤問於他道你在杭州做了三年刺史雖然快活却是外官今蒙聖恩新除了秘書監官尊職顯乃美事也有何愁處只管蹙了眉頭樂天道陞遷榮辱身外事耳吾豈為此所以然者吾心自有病也親友又問道我見你步履如常身子又不像疼痛却是何病樂天道我說與你罷

一片溫來一片柔

時時常掛在心頭

痛思捨去終難捨

苦欲丟開不忍丟

戀戀依依惟自繫

甜甜美美實他鈎

諸君若問吾心病

却是相思不是愁

萊親友聽了俱又驚又笑道。聲色場中脂粉粉。老先生亦可謂司空見慣矣。况櫻桃口楊柳腰尚在身邊。儘可消遣。為何一個商玲瓏。便鍾情至此。樂天道。商玲瓏。驀然解事。亦不過點綴湖山。助吾朝夕。即詩酒之興耳。過眼已作行雲流水。安足繫吾心哉。吾所謂相思者。乃是南北兩峰。西湖一水耳。衆親友聽了。盡鼓掌大笑道。這個相思病。實

害得新奇。但可惜本草岐黃。俱不曾留方。無藥可治。如之奈何。說罷。連樂天也大笑道。

但聞山水僻

不見說相思

既說相思苦

西湖美可知

此時樂天已將出浙江境。要打發杭州送來的船回去。因戀戀不捨。又做了一首絕句。叫他帶回杭州去。貼在西湖白亭子上。那詩道。

自別錢塘山水後

不多飲酒懶吟詩

欲將此意憑回棹

報與西湖風月知

自此之後。樂天為想西湖。害了相思病之事。人人傳說。以

為笑談後因言事觸怒於人。又將白樂天出為蘇州刺史。那蘇州地方雖也有虎丘山。觀音山。并東西兩洞庭湖。可以遊賞。但樂天心心念念。只想着西湖。口口聲聲。只說着西湖。嘗對一個相好朋友道。俺與西湖既結下宿世之緣。便當生生死死。終身受用。為何緣分。只有三年。况此三年中。公事簿書。又破費了我許多山灣水曲。何曾遊得。遍細想起來。我與他相處的情分。尚未十分親切。今突然撇來。又因官守羈身。再不能彀重與他一見。真可謂之負心人矣。那相好的朋友笑道。害相思。須要害得有些實際。不可徒害了虛名。白先生既如此羨慕西湖。吾輩倘不知那西

湖果是怎生的模樣。可果有三分顏色。以領畧白先生之病否。樂天聽了道。你要知他的顏色麼。一時如何摹寫得盡。待我說個大概與你聽罷。因題起筆來。題詩一首道。

為我踟躕停酒盞

與君約畧說杭州

山名天竺堆青黛

湖號錢塘瀉綠油

大屋簷多裝雁齒

小航船亦畫龍頭

所嗟水路無三百

官繫何由得再遊

那好朋友見了詩中堆青黛瀉綠油之句。不覺驚喜起來。道。原來西湖之美。有如此。莫說你見過面的。害相思。連我這不見面的。也種下一個相思的種子。在心上了。未幾又

名人京後來只做到刑部尚書。他因宦情不濃，也就請告了。就在東都履道里所住之處，築池種樹，構石樓看山，與弟白敏中、白行簡、裴度、劉禹錫散誕逍遙。因號為香山居士，又號為醉吟先生。後來老了，又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虛、真張、渾秋、兼慕盧貞八個年高有德，致仕之友時時往來。故一時榮之美之，稱為香山九老。直活到七十五歲方終。臨死時捨不得小蠻，因做一首絕句別他道：

一樹香風萬萬枝

嫩於金色軟於絲

永豐東角荒園裏

盡日無人屬阿誰

總之白樂天的文章聲價為天下所重，自不必言矣。守杭

時重開六井，點染湖山，是他一生的功蹟，故流傳至今，建祠祭祀不絕，以為西湖佳話。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三

古吳墨浪子撰輯



六橋才蹟

才子二字乃文人之美稱。然詩書科甲中文人滿天下而
竒才能有幾人。卽或間生一二亦不過逞風花雪月於一
時。安能留古今不朽之才蹟。在天壤間以爲人之羨慕。今
不意西湖上卻有一個你道是誰。這人姓蘓名軾字子瞻。
別號東坡。乃四川眉山人也。他生在宋仁宗景祐年間。一
生來便聰慧異常。一讀書便能會悟。一落筆便自驚人。那
時在父親蘓老泉。雖未曾中得制科。卻要算做當時的一

個老才子。只因眼中識得王安石。不近人情。是個反人。不肯佞附。故爾淪落。他自己不想功名。見生了東坡這等兒子。怎不歡喜。誰知那時的秀氣。都萃在一門。過不多時。他夫人程氏又生了蘇軾。字子由。這子由的天姿秀美。也不亞於哥哥。故一時人贊美之。稱老蘇為老蘇。子瞻為大蘇。子由為小蘇。合而稱之為三蘇。十分稱羨。卻恨眉山僻在東南。沒個大知己。老蘇聞得成都的張方平一時名重天下。遂領了兩個兒子。從眉山直走到成都。來見方平。要他舉薦。張方平一見了他兩個兒子的文章。即大驚大訝道。此奇才也。薦與別人。何足以為重輕。須舉薦與當今第一

人方不相負。此時稱斯文宗主。而立於朝廷之上者。惟歐陽修一人。故張方平寫書薦舉。又叫人將他二人直送到京師。歐陽修看了薦書。就看二人的文字。不禁拍案大叫。道。筆挺韓筋墨凝。柳骨。後來文章當屬此二人矣。張方平可謂舉薦得人。遂極力稱贊。直送與宰相詩琦云。看韓琦看了也驚嘆道。此二人不獨文字優長。議論侃侃。當為國家出力。此朝廷之瑞也。自此二人才名便轟然遍滿長安。到了嘉祐元年。蘇軾蘇轍便同登了進士。歐陽修常將他的文章示人。道。此吾輩中人也。只恐到了三十年後。人只知有蘇文。不知有我。也。當時仁宗皇帝親試策問。大是得

意朝罷進宮。龍顏甚悅。因對太后說道：朕今日得二文士，乃四川蘇軾、蘇轍。惜朕老矣，恐不能用，只好留與後人矣。遂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惟召試秘閣。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稱為學士。十分榮耀。不料後來神宗皇帝登基，王安石用事，那王安石是個執拗之人，一意要行青苗錢法。蘇軾卻言青苗錢法害民不便。王安石又一意要變更科舉。蘇軾又言科舉不當變更，只宜仍舊。神宗要買燈，蘇軾又奏罷買燈事。事相忤。王安石如何容得，遂把他出了外任。通判杭州。蘇軾聞報，恰好遂了他好遊山水的心腸。心中大樂道：我久聞得李鄴侯、白太傅都在杭州留傳政蹟，垂千古風雅之名。我今到杭州，若得在西湖上也做些好事，與李白二人配餐，好不快心。就一面打點起身。那時他兄弟子由同在京師做官，見哥哥晏晏觸犯王安石，恐有太禍，甚是憂心。今見他出判杭州，脫離虎口，方纔歡喜。又恐怕他到杭州，舊性復發，又去做詩做賦，譏刺朝政，重起禍端，因與表兄又同於餞行之際，苦苦勸誠他一番。東坡深服其言。文同到他臨行之時，恐他忘了前言，又做詩兩句贈他道：

北客若來休問荅

西湖雖好莫吟詩

東坡領教而別。不日到了杭州。遠遠望見山色，便覺不同。

正清信言
滿心歡喜到任之後一完了衙門公事便出遊於西湖之上果然好一個西湖但見

碧澄澄凝一萬頃徹底琉璃。娜娜列三百面交加翡翠。春風吹過。艷桃濃李如描。日照來綠葢紅蓮似畫。秋雲掩映。深籬嫩菊堆金。冬雪一分飛孤嶼寒梅破玉。曉霞連絡三天竺暮靄橫鏡九里一松。風生於呼猿洞口。雨飛來龍井山頭。簪花人逐淨慈。來訪友客投靈隱寺。此時東坡在西湖上觀之不足為之有餘。政事稍有餘閒。便不論晴雨。定要出遊。見山水風光變幻不測。晴有晴的風景。雨有雨的妙處。因喜而題詩一絕道。

湖光潑灑晴偏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也相宜

自此詩一出。人人傳誦。就有人稱西湖為西子。湖了東坡原久聞西湖之名。恨不得一見。今日見了西湖。又覺見面勝似聞名。那詩酒襟懷風流性格。那本公還把持得定。按納得下。便不免要淘情聲色。那時錢唐有口個名妓。喚做朝雲。姿色甚美。而性情不似楊花。愛慕的。口口風流才子。鄙薄的是庸俗村夫。一時有錢的舍人。徃徃西來娶他。他卻風鑑頗高。看不上眼的。決不肯從。東坡聞公了。因喚他來。侑酒見他。不沾不染。不像個風塵中人。甚愛之。又甚憐之。飲到酒

酣之際因問他道汝落風塵幾年一朝雲道四年矣東坡又戲問道既已四年則朝為雲暮為雨只怕風塵中樂事還勝似巫山朝雲道雲雨雖濃任風吹送而此身飄飄無主竟不知誰是襄王此地獄中之水火也不克脫去苦莫能言尚何樂之有東坡道既知苦而不知樂何不早早從良以汝姿容何志不逢青眼朝雲道他若見隣妾又嫌他酒肉妾如可意他又厭妾風塵這良卻於何從東坡聽了大喜大笑道我到不厭你風塵但不知你可嫌我酒肉否朝雲聞言慌忙拜伏於地道倘一超拔則襄王有主矣無論衾裯犬馬亦所甘心東坡喜一有志果就娶他為妾是

風流雖然不惜塵

拚生拚死也由人

楊花若不沾泥去

尚可隨花落綉裯

一日東坡宴客湖濱召一妓叫做群芳來宥酒酒半因命他歌群芳不敢推辭因歌一首惜分飛的詞道

淚濕欄杆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
語空相覷二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
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

東坡聽了喫驚道此詞筆墨風流卻是何人所作群芳初還不肯說當不得東坡再三盤問方纔說出道這就是昨日任滿回去的推官毛相公臨別贈妾之作也他再三戒

西湖佳話
妾莫歌與人聽。妾因他已去的官。無甚干繫。故偶爾歌出。東坡聽說。因而歎息道。毛澤民與我同僚在此多時。我竟不知他是個風雅詞人。怎還要他去覓知己於天下。真我之罪也。即時寫書。差人去追回毛澤民來。深深謝罪道。若論小弟有眼無識。也不該邀賓兄去而復返。苦苦送回者。蓋欲爲群芳的雲雨。添些意緒耳。說罷。一人大笑。遂留毛澤民在西湖上。與他詩酒盤桓。月餘方放他回去。自此毛澤民大有聲名。又復陞官別地。正是

聽歌雖好色

真曲是離才

一首新詞美

留之去復來

東坡在杭州做官。不但詩酒流連。就政事也自風流。一日有營妓二人。一名鄭容。一名高瑩。兩個都拿了一紙牒文。來求判。鄭容牒文。是要求落籍。高瑩牒文。是要求從良。東坡看過。俱點上頭允了。就題起筆來。做一隻減字木蘭花詞兒。分判在兩紙牒文上。因判道。

鄭容的道
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墜情。落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

高瑩的道
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

判畢。送與府僚諸公同看。諸公看了。都只羨詞義之美。卻

不知有何巧妙。東坡笑一笑。因用硃筆在詞兒每句之首。圖了一字。諸公再看。方知已暗暗將鄭容落藉。高塗從。浪八字已判在牒上。沒有一個不歎服其才之高。而調笑風流之有趣也。又一日坐堂。有一個小民拿一張牒文告道。原告人吳小一。告爲張二欠錢不還事。東坡因差人拘了張二來。那張二也呈上一張新牒來。道訴狀人張二。訴爲無力可還事。東坡就當堂審問。這吳小一道。張二少你甚麼錢。吳小一道。他發了小人綾絹錢二萬。約是三月就還。經今一年分毫不付。求相公作主追還。東坡又問張二道。你欠他綾絹錢。可是真麼。張二道。實欠他二萬。是真。東坡

道。既欠他的。爲何不還。張二道。小人發他綾絹原爲製扇生意。不料製成扇子。適值今春連雨。天寒。一時發賣不去。故此拖欠至今。東坡道。既是有扇。可抵。可取些扇子來。我與你發市。張二急急出去。取了一篋扇子來。東坡叫人當堂打開。檢取白團夾絹扇子四十柄。就將判筆。或是草聖。或是楷書。或画幾株枯樹。或画一片竹石。不多時。卽爲画完了。分付張二道。快領去賣錢。償還吳小一張。二抱扇叩頭而出。纔走出府門。早有好事的。見是蘓東坡的字画。都情願出千錢一柄。頃刻之間。都已買盡。還有來遲的。買不着。俱懊惱而去。張二得錢。還了吳小一這主債。還剩下許

多。扇子。好不快活。不獨張二快活。連一府之人。皆為之感。激。東坡又見杭人。雖覺富盛。空乏者多。遂將公用不盡的。餘錢。積了許多。俱買良田。叫人耕種。以養杭城的窮民。所以。杭民無論受恩不受恩的。都感之如父母。他又見湖中。葦草。與塞。因想道。李白二公遺蹟。今又將漸漸湮沒。我既。在此為官。若不開濬一番。仰視二公。豈不有愧。正欲舉行。不意朝廷因他四年任滿。又將他轉遷密州。因嘆息道。不能遂吾志矣。倘與西湖有緣。除非再來。忙將未完的事體。盡行歸結。正在忙時。忽有一個營妓來投牒。要求從良。東坡是遊戲惜了的。那裏管甚閒忙。一見那妓生得醜陋。便。

大笑批牒道。

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

又有一個周妓。色藝俱精。要算做一郡之魁。聞東坡肯判脫籍。便也來援例求脫。因問道。汝若脫籍。則西湖無色矣。不准脫籍。因批道。

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不允。

人見他同是一事。一允一不允。都有妙趣。遂相傳以為佳話。東坡既到密州任。不多時。又遷他到徐州。既到徐州任。不多時。又遷到湖州。你道此是為何。只因他在京時。曾論過王安石的青苗錢法不便。今青苗法行。果然不好。以致。

百姓受害生怨。王安石卻歸罪于東坡身上。說是他的禍根。因叫門下人尋他的過失。叅論他。早有一個心腹御史舒亶打聽得他在杭州。專好做詩。譏誚朝廷。遂特特劾奏一本道。

蘇軾出判杭州。專好做詩。譏誚時事。陛下發錢以濟貧民。蘇軾則曰。贏得兒童好音語。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士吏。蘇軾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蘇軾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蘇軾則曰。豈是聞韶解忘朱。邇來三月食無鹽。蘇軾不臣乞下獄究治。

這疏上了當事。遂坐他譏諷之罪。差人就湖州直拿到京。師下在御史獄中。舉家驚慌無措。兄弟蘇轍正在京做官。見兄遭禍。追恨道。他臨行時。我再三勸戒他。不要做詩。他任性不聽。致有今日之禍。遂上書願以自己見任官職。贖兄罪。王安石道。他黨護。因說道。官職乃朝廷的恩榮。又不是你的世業。怎麼將來贖罪。遂連蘇轍也貶到筠州。監酒場去。正是。

譏刺休言是不忠

忠心寔具是非中

倘然明主能深察

疾苦民情已上通

此時在位是神宗皇帝。因見了蘇軾譏刺詩。自。在官中甚

是不樂忽被慈聖曹太后見了。因問道。宮家何事不樂。神宗道。朝廷所行的政事。近被蘇軾謗訕。且謗訕之言。竟形之詩句。太后聽了。喫驚問道。這個蘇軾。莫非就是與兄弟蘇轍同榜的那才子。四川蘇軾麼。神宗聽了。也喫驚道。正是那個蘇軾。娘娘怎麼得知。太后道。當日仁宗皇帝親自臨軒策試。朝罷回宮。大喜說道。今日因策試得了蘇軾蘇轍二人。實大才也。甚為國家生色。但恨朕老矣。恐不能展其才。只好遣與後人大用罷了。因流下淚來。問道。今二人安在。神宗不能隱。只得實說道。軾方繫獄。轍已謫外太。后因不悅道。先帝遺愛之人。宮家如何不情。神宗受命就

耽料不能免。又想子由臨行苦勸之言。不曾聽得。以致遭此慘禍。因將胸中苦痛。做成一詩。叫獄吏送與子由。誰知這獄吏是舒御史吩咐。叫他留心伺察。蘇軾所為。都要報知與他。獄吏梁成。既得此詩。安敢不報。舒直得了詩。隨即獻上與神宗。道他獄中怨望。神宗展開一看。見上面寫道。

聖主如天萬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了須還債

十日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

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

更結來生未了因

神宗見了這詩。情詞哀切。并無怨望之念。不覺大動其心。

卽傳出詔旨來釋放。但敗他爲黃州團練副使。東坡出獄。因欵限緊急。不敢久停。卽時同家眷到於黃州。因那詔書上不許筌書公事。東坡使幅巾芒屨。日日與田夫野老說趣打諢。且喜聽人說鬼。聽了一個。又要人說一個。那人同說道。胸中沒有鬼了。東坡道。若是沒了。姑謊言之。亦可也。何必真鬼。衆皆大笑。率以爲常。正是

珠璣筆墨錦心腸

誰說無妨卻有妨

口若懸河開不得

祇應說鬼當文章

神宗自聞了曹太后說先帝稱他大才之言。便叫侍臣各處去尋他的文章來看。見一篇愛一篇。道果係大才胸中

有個大用之意。只礙着王安石。與他不合。故因循下。忽一日有人傳說。蘇軾死在黃州。此時神宗正進御膳。不禁再三歎息。道。才難才難。豈不然乎。遂連御膳也不進了。後又聞知蘇軾原不曾死。龍顏大悅。遂親書御札。陞他到汝州。蘇軾上表稱謝。神宗看他表文。甚是奇妙。因對左右稱贊道。蘇軾真奇才。你道可比得古人那一個。左右皆道。除非唐之李白。神宗道。李白有蘇軾之才。卻沒有蘇軾之學。以朕觀之。還勝如李白。東坡將到汝州。又上一本說臣有田在常州。願移居常州。神宗就准其奏。不料過不多時。神宗宴駕。哲宗登極。東坡正感神宗屢轉之恩。不勝悲痛。

只以爲失了明主。不能進用。誰知過不多日。早有旨陞蘇軾爲龍圖閣翰林學士。東坡喜出望外。不日到京。召入大慶朝見禮畢。宣仁太后卽問道。卿前爲何官。蘇軾俯伏答。道。臣前爲黃州團練副使。後蒙恩諒。移汝州。又諒移常州。太后又問道。今爲何官。蘇軾道。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太后道。怎麼得驟然至此。蘇軾道。此皆際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之恩也。太后道。不是蘇軾道。或是大臣論薦。太后道。也不是。蘇軾驚奏道。臣雖不才。實不敢從他途以進。太后道。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嘗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今上奉先帝遺命。故特簡爾。蘇軾俯伏於地。聞言不禁痛哭。至於失聲。太后與哲宗也一同哭泣。左右近侍都悲咽感傷。哭畢。太后又命以錦墩賜坐。賜茶。又撤御前金蓮燭。送蘇軾歸院。正是

被譴亦已久。新恩何處來。先皇與新主。都道是奇才。東坡旣感聖恩。便舊性又發。凡政事有礙於朝廷。不便於民情者。依舊又上疏爭論。觸怒當事。皇帝高拱九重。那裏管得許多。早又被奸人將他打發出來。做杭州知府。東坡聞報。絕不以內外介意。轉歡喜道。吾昔日西湖未了之願。今者可以完矣。遂又移家眷出京。那杭州百姓前番受過他的恩惠。今又聽得他來。不勝歡喜。大家都打點焚香頂

禮遠接。卻說東坡路過金山。聞知佛印禪師是個高僧。原是認得的。今日正在金山上放參。與那些問道的人接見。東坡也思量進去。與他一見。無奈問道的人。上百上千。一時挨擠不開。欲要叫人趕散。卻又不雅。因思量道。我有道理了。遂穿起公服來。將皇上賜的那條玉帶也繫在腰間。叫人兩邊攙扶了。竟昂昂然直走進來。衆人見他這般打扮。自然是個顯官。只得畧畧放開一路。讓他走入將走到香案前。那佛印禪師坐在一層高講臺上。早已遠遠望見。忙高聲問道。蘓學士何來。此間卻無你的坐處。東坡聽了。知是禪機。卽隨口戲答道。旣無處坐。何不暫借和尚的四

大身體用作禪床。佛印道。山僧有一句轉語。學士若答得來。便罷。若答不來。便請解下身上繫的玉帶。留鎮山門。東坡就叫左右解下玉帶。放在香案之上。佛印道。山僧四大本無五蘊。俱空。學士要在何處坐。東坡一時答應不出。早不覺面皮一紅。佛印卽喝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東坡見佛印果深於禪理。有些機鋒。遂棄了玉帶。欣然而去。正是

旣然四大皆空去

玉帶將懸何處腰

佛法大都空裏事

山門留鎮亦徒勞

東坡到了杭州。見父老遠迎。甚是歡喜。及上表謝恩。就將其情寫入道。

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相迎似舊。

東坡到任公事一完。即打點到西湖上來。完他未了的心願。不料一時大旱起來。饑荒疫病一齊發作。百姓苦不可言。東坡見了不忍。因持奏一本。求減本路上供糧米三分之一。那時和尚的度牒甚苦。又乞多賜本路度牒換米以救饑民。又乞將常平糶米減價以糶朝廷。一一准奏。百姓所以不至荒亂。皆東坡之力也。窮民病疫隨地隨造。病方置藥于中。延良醫分治。百姓救活者不計其數。不意大旱之後。值秋天大雨。太湖之水泛漲起來。禾稼盡壞。東坡料定明年必然大饑。因又奏請朝廷免上供米一半。又多乞

度牒預先糶米。以備明年出糶。朝廷又一依他所奏。果到明年春饑時。百姓賴此得免流散。死亡之苦。感德慕恩。不可勝言。正是

水旱饑荒安得無

全虧仁政蚤先圖

若救危急方思救

多分斯民已矣乎

自後水旱不侵。民情稍定。東坡便日日到湖上與江干并六井處細細審察地形。方知六井所以常常湮塞。下塘往往遭旱者。皆因湖水淺之故耳。湖水所以淺。皆葑草叢生。滿湖壅塞耳。湖水若不壅塞。則蓄水有餘。自能放入運河。財運河自足矣。今惟湖水淺。運河失湖水之利。只得要取

西漢書
給於江湖一取給於江湖則江湖入市而渾濁多淤泥三年一淘爲市民大患此六井所以漸廢也爲今之計須先開羅茅山鹽橋二河使其挖深令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又造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湖水不入市而六井可濬民受其利矣但欲湖水深須盡去葑田若去葑田卻將這些葑草堆積何處因想湖南到湖北約三十里若沿湖往來終日也走不到何不將此葑草於泥取將起來填築一條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又去行人又便此一舉而兩得之利也葑田既去再召募人極菱取其利以償修湖之費豈非妙事遂先與各官計較得端

端正正然後上疏奏聞朝廷朝廷覽奏見是利民之事焉得不准不日旨下東坡不勝歡喜即擇吉鳩工此時乃饑荒之後百姓無聊聞太守鳩工現有錢米日給俱蜂擁而來掘的掘挖的挖挑的挑築的築不數月葑草去盡築成長堤將一湖界面而爲兩西口裏湖東曰外湖堤上造六橋通水利以便遊舫之往還那六橋俱命一名

第一橋曰映波

第二橋曰鎖瀾

第三橋曰望山

第四橋曰壓堤

第五橋曰東浦

第六橋曰跨虹

堤之兩傍都種了桃柳芙蓉到花開的時候一望就如一片雲錦相似好不華麗葑草既無湖水既深又將茅山鹽

西湖傳記
橋二河挖深。一受江水。一受湖水。則潮水不入市。而六井不受淤泥之害。可一濬而常通矣。東坡見大功既成。素志已遂。不勝欣欣然。因題詩一首。以志喜道。

六橋橫絕天漢上

比山始與南山通

忽驚二十五萬丈

老葑怨捲蒼烟空

自此之後。西湖竟成仙境。比白樂天的時節。風景更覺繁華。凡遊西湖者。都樂而忘返。所以有人賀道。

若往西湖遊一遍

就是凡天骨也仙

東坡政事之暇。便約同僚官長。文人墨客。都到湖上來嬉遊。每船中分幾個妓女。任憑他擇到各處去飲酒徵歌。直

飲到日落西山。烟霧迷濛。東坡方教自家船上鳴金爲號。聚集諸船。那些船間得鳴金聲響。便一齊撐將攏來。聚作一處。又歌的歌舞的舞。歡呼酣飲。或會於湖心寺。或會於望湖亭。直到一二鼓夜市未散。衆妓華服騎馬。點着燈燭。乘着月光。異香馥郁。光彩奪人。恍如仙子臨凡。紛紛逐隊而歸。城中士女夾道觀者。無一個不道他是風流太守。有人題詩贊他道。

嬉遊雖說樂民樂

細想風流實近淫

何事斯民讎羨慕

蓋緣恩澤及人深

侍妾朝雲當時有一個相好的妓女。叫做琴操。前番東坡

見他時。總只得十三歲。便性情聰慧。喜看佛書。東坡這番來。琴操已是二十九歲了。東坡憐他有些佛性。恐怕他墜落風塵。迷而不悟。思量要點化他。因招他到湖中飲酒。飲到半酣。因對琴操說道。你既喜看佛書。定明佛理。我今權當作一個老和尚。你試來參禪。何如。琴操道。甚好。東坡因問他道。怎麼是湖中景。琴操答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東坡又問道。怎麼是景中人。琴操答道。

澗拖六幅湘江水

髻綰巫山一段雲

東坡又問道。怎麼是人中景。琴操答道。

隨他楊學士

驚殺鮑參軍

東坡聽罷。因把桌子一拍道。

門前冷落車馬稀

老大嫁作商人婦

琴操大悟。到次日。即削去頭髮。做了尼姑。參訪佛印禪師。後來也成了正果。這叫做東坡三化琴操。東坡在杭州公則政事。私則遊湖。不覺又是三年。朝廷知他開築有功。因又召人為翰林承旨。東坡聞命。又忙忙入京。百姓感他恩德。人人垂淚。甚至人家俱画像供奉。正是

念功天子召感德。盡人悲。終是忠良好。誰言不可為。

東坡到了汴京朝見過。適值遼國來了一個使臣。傳他國

王。之。命。道。他。遼。國。有。一。對。要。宋。國。對。來。對。得。來。便。爲。上。邦。對。不。來。便。爲。下。邦。其。對。只。有。五。字。道。

三光日月星

天子便傳旨各官誰能對此一對者加官進爵文武百官奉旨俱細細思量道此對猜出三件事一個三字占了去却將甚麼數目字去對他所以皆則聲不得天子見百官默然止自著急忽見班部中轉出那個有才有學的蘓軾來俯伏金階道臣有一對獻上隨卽高聲朗誦道

四詩風雅頌

天子聽了龍顏大悅忙命侍臣寫了賜與遼使道此對可爲上邦麼。遼使見了啞口無言甘心爲下邦而去。朝廷果然加官直做到禮部尚書。那時王安石雖死而王安石一班奸人舒亶等尙布滿朝中未曾除去。他門見東坡爲天子所知官漸漸做大了十分妬忌因又誣他謗訕朝政群相附和仍謫貶他到惠州東坡因路途遙遠姬妾都不帶去。惟朝雲苦欲隨侍方纔帶了他同行到得惠州未及一年朝雲因水土不服遂患病而死東坡甚是憐惜他因作一首西江月詞兒道

玉骨那愁霧障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剝挂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泥。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

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東坡就把他墓在佛禪寺大聖塔後。葬處因他誦如夢如泡之句而死復造一六如亭覆其上遂成了個名墓。後人到清明時節都來滴酒澆奠。至于地下常濕。東坡在惠州見地方人修東西一器一時修不完。卽解犀帶以助其功。人皆感激。只可恨奸人聞知他在惠州安然無恙。遂又加讒譖。直貶他到海外。儋耳地方兄弟蘓轍在京未免有言。遂連蘓轍也貶雷州。二人聚在一處。人看着好不凄凉。東坡全不在念。竟帶了兒子蘓邁渡過海去。同到儋耳。以爲可以暫息。不料舒亶又行文府縣不許與他官房居住。要

他野居。侵瘴疫而死。東坡無奈只得自買一間房子。卻喜得東坡的文章天下聞名。那些士人都說道蘓學士乃天上人。今忽到此是我三生有幸的造化。遂都來拜從。因着人替他挑土填泥。修理房屋。東坡原是個慷慨人。見人情甚好。便毫無抑鬱。日日與這班門生學者飲酒賦詩爲樂。一些瘴疫也不沾染。後來朝廷感悟知他是个忠臣。遂赦免其罪。起爲提舉成都玉局觀。聽其還鄉。把舒亶一班奸人盡置之死地。人人稱快樂。正是

害人常自誇

計策妙無涯

不料惡將滿

輪流到自家

東坡感蒙聖恩。便渡過海來。隨路到於常州。因四川遙遠。歸去不便。若住常州。到與杭州西湖甚近。還可往來其間。以作娛老之計。因此買了一間房子在常州。尚未進屋。偶然月夜閒行。走到一個僻巷。忽見一個老婦倚着門。哭泣甚哀。東坡因問他。道你爲何哭得這般哀苦。那老婦人道。我有祖屋一間。先人創造。費盡心力。已是百年。今兒子不肯賣與別人。叫我出屋。身無所居。住在何地。怎不痛心。說罷。又哀哭。東坡問他。房子賣與何人。原來恰就是東坡所買。東坡一時惻然。隨着人取了文券來。當老婦人前燈上燒了。竟還了他的祖房。一分銀子。也不要他。還那老婦人。

感恩不消說。便是傍人聞知。也稱羨不已。正是。

焚券雖微事

仁心卻甚深

推行成德政

傳說到而今

東坡住在常州之意。原因與杭州不遠。還可去時時遊賞。不期世上好事難得再逢。在毗陵不多時。忽一朝無病。安然而遊。死後有人傳說。朝廷正要降旨拜他爲相。因聞死信。方終止了。直到徽宗皇帝時。因好道。親臨寶籙宮齋醮。見一個有法術的道士在醮壇之上拜表。伏地不起。久之方起。徽宗問道。往日就起。今日爲何起得恁遲。道士答道。適至玉王殿前。要進表章。恰值魁星奏事。直待他奏完。方

絕上得表章。徽宗道：魁星是何神，所奏何事？道士荅道：所奏事不可知。然這魁星就是本朝蘇軾。徽宗聽了，大為驚喜。便傳旨要他文章墨蹟觀看。看了甚是贊美敬重。因又傳旨：凡有人藏得蘇軾詩文墨蹟，盡數獻出，官給賞銀。自此之後，士大夫以及田夫野老，沒一個不去搜求他的墨蹟。徽宗因喜他的才名，就復了蘇軾的官爵，追贈蘇軾為太師、諡文忠。杭州百姓因見朝廷如此隆禮，也便聞風感念舊德，遂於孤山建起白蘇二公祠。至今不廢。遊湖者無不景仰焉。

